

殷墟戚家庄 M63、M235 墓主人身份讨论

杜金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北京 100101

Abstract: Graves M63 and M235 of the Shang Dynasty in the Qijiazhuang area of Yinxu, located within a family cemetery for jade artisans, reveal the identities of the tomb occupants through inscriptions on accompanying bronze ritual vessels. The occupant of M63 held the official titles of “Kui Fuo” and “Jia Fuo” during their lifetime, indicating their responsibility for th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implements related to ritual vessels, while also holding a martial identity. The occupant of M235 hailed from a family of jade artisans, known as the “Jade People,” and was a jade worker by profession. Their ancestors had held positions related to ritual vessels, establishing connections with the bronze-casting family of the Kui clan or expanding business ventures into the domain of bronze production. During the Shang Dynasty,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noble” and “commoner” had not yet emerged on a societal scale, and individuals’ social status was determined primarily within their own families. The titles of official positions during the Shang Dynasty could be hereditary, but not necessarily indicative of true official succession, often serving as surnames through the practice of “using official titles as family names.”

Keywords: Qijiazhuang in the Yin Ruins, M63 and M235, Tomb occupant identit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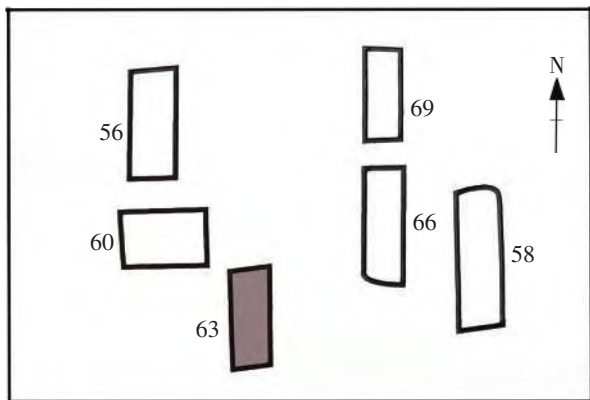
摘要: 殷墟戚家庄商代墓葬 M63、M235 位于制玉家族墓地中, 随葬青铜礼器铭文透露出墓主人身份信息。M63 墓主人先后获得“戊箠”“贾箠”职官称号, 生前负责与箠有关的生产管理和流通, 兼具武士身份。M235 墓主人出身制玉世家, 即“玉人”之族, 本是玉工。其先祖曾担任箠、箠职官, 与铸铜家族戊族联姻或拓展生产业务领域而有戊氏。商代尚未产生族群性“贵族”与“贱民”, 人们的“贵贱”——社会地位的高低, 在本族内就可分出层级。商代职官名号可以世袭, 却并非都是官职的真实传承, 而往往是“以官为氏”将前辈的职官名作为族氏使用。

关键词: 殷墟戚家庄; M63; M235; 墓主人身份

安阳戚家庄遗址位于殷墟遗址西南部, 东北距殷墟宫庙区约 3 公里。1981—1984 年, 安阳市博物馆在此发掘商代晚期墓葬 192 座, 大体分为 5 个片区, 即南片区 50 座、北片西区 6 座、北片中区 19 座、北片东区 114 座、北片北区 3 座, 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 单人葬。并于北片中区揭露

商代遗址 129 平方米^[1]。

发掘资料表明, 这里是殷商时期“工居葬合一”的制玉手工业作坊遗址和制玉家族墓地分布区, 有工棚、灶址等遗迹, 灰坑、地层中出土 1128 件碎石块, 多是制造石器时产生的边角料, 也有石器半成品和残品。出土碎骨头 780 片、蚌



图一 M63组墓平面图

片146件，包括骨器、蚌器半成品和残品。同出的石锤、磨石，显然是生产工具。因此，该遗址应属于加工生产玉石器、骨蚌器的手工业作坊遗址^[2]。墓葬随葬品也表明该家族生业主要是玉石器、骨蚌器加工生产。

该墓地的M63、M235两座墓中，随葬有青铜礼器，其铭文对于揭示该家族生业特性、墓主人身份地位以及殷商时期某些社会特性等，具有重要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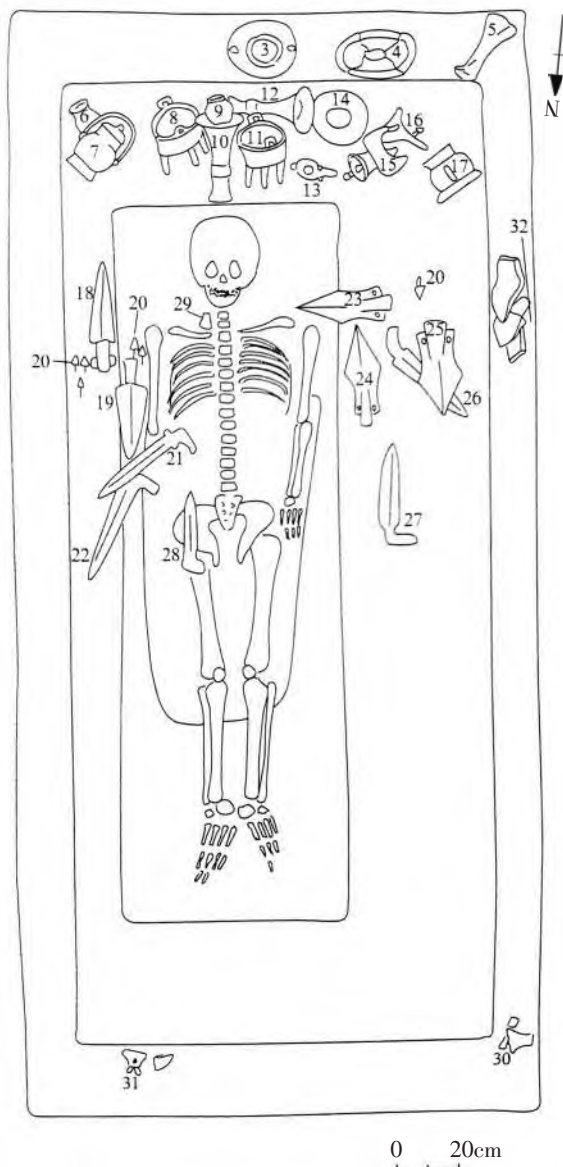
一 墓葬概况

1.M63

M63位于戚家庄墓地北片东区，与M56、M58、M60、M66、M69集中分布（图一），可能属于同一家庭。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坑长3米，宽1.3米，一棺一椁，腰坑内殉狗1条。墓主人头南脚北。（图二）随葬有陶觚、爵、鬯、罐、盘、解各1（图三），铜礼器10件：觚2、爵2、鼎2、罍1、卣1、尊1、簋1（图四），青铜兵器25件：戈5、矛5、镞15，铜铃2，石雕佩饰1。（图五）属殷墟文化第四期。

2.M235

M235位于墓地南片区东北部，周围有M225等10座同向墓。（图六）墓坑长3.1米，宽1.45米，一棺一椁，腰坑内埋狗一条。墓主人头南脚北。（图七）随葬陶觚1、爵1、盘1、罐3（图八），青铜礼器觚2、爵2、鼎1、尊1、卣1、簋1



图二 M63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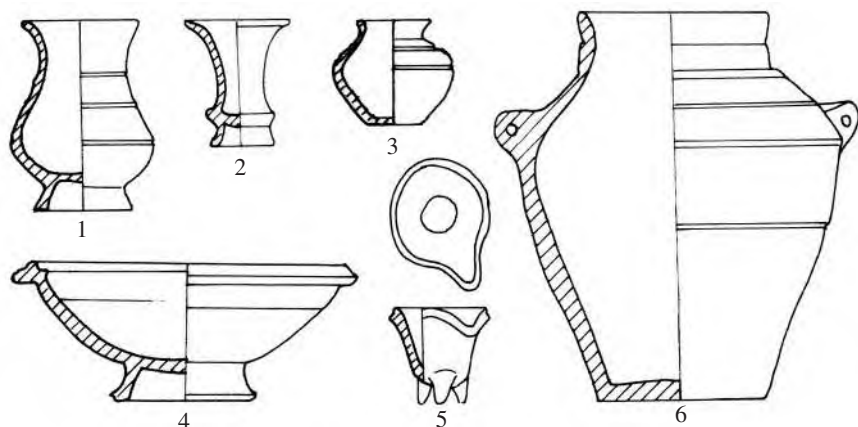
（图九），工具有铜刀凿1、石钻砣1，另有铜铃1。（图一〇）属殷墟文化第四期。

3.墓葬等级

上述二墓皆属拥有2套铜觚爵、伴有铜鼎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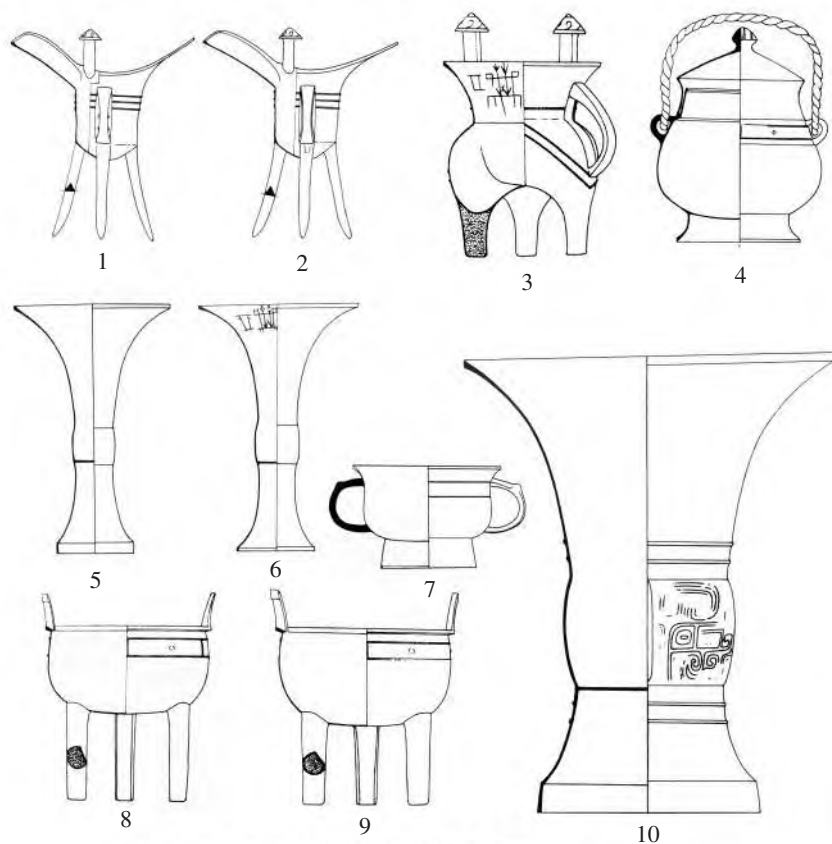
按殷墟墓葬可大致划分为带有墓道墓（细分为四条墓道、二条墓道、一条墓道三级）、长方形土坑青铜礼器墓（可细分为一套觚爵、二套觚爵、二套以上觚爵三级）、长方形土坑陶器和玉器墓三等。大体对应着商王和高级贵族、中下层贵族、平民三大社会群体。

可见戚家庄M63、M235墓主人属于小贵族，处于殷商社会的中层偏下级别。



图三 殷墟M63随葬陶器

1. 觶M63:6 2. 觚M63:30 3. 罐M63:9 4. 盘M63:4 5. 爵M63:31 6. 罍M63:3



图四 M63随葬青铜礼器

1. 爵M63:16 2. 爵M63:13 3. 罍M63:15 4. 卣M63:7 5. 觚M63:10 6. 觚M63:12 7. 簋M63:17 8. 鼎M63:11 9. 鼎M63:8 10. 尊M63:14

刻铭^[3]。皆为“箠贾”二字。(图一一)其中罍M63:15、觚M63:12、簋M63:17,均为刻铭,字体完整字迹清晰。觚M63:10、爵M63:13、爵M63:16,均为铸铭,线条纤细,字迹不清晰,字体不完整,可能是书者缺笔,也可能是铸造缺陷。鼎M63:11刻铭,字体残缺不全,可能是篆刻匠人并不认识此字,“照猫画虎”出错,出现残文却弃之不顾。铭文可复原。(图一二)

2.M235 铜器铭文

共有5件铜器上铸有铭文。卣M235:5铸铭“戍箠”。“戍”为无柎铜钺象形,窄内宽首曲刃,钺身中央有圆孔;“箠”乃箭匣内装有二枝箭之象形。觚M235:10铸铭“戍箠”,字迹不够清晰。尊M235:6一器二铭,一为“戍卣”,一为“戍卣”,按卣、卣实皆“卣”字。其戍字有安柄之迹象,书写随意,同字却简繁不一。爵M235:3和爵M235:4皆铸铭“卣”,乃玉柄形器之象形,亦即“玉”字之初形^[4]。(图一三)该墓铜器铭文虽是铸铭,但书体稚拙,线条纤细,随意性大,显示出书者的文字功夫较差。

二 铜器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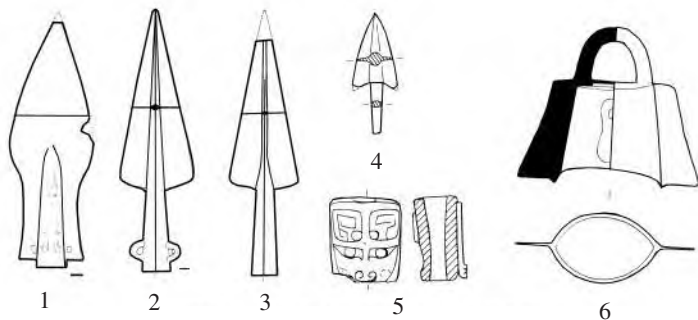
1.M63 铜器铭文

共有7件铜器上有铭文,包括3件铸铭、4件

三 墓主人身份

(一) 职官名称

在戚家庄铜器铭文中,有多个曾被认为是



图五 M63随葬青铜兵器和石雕佩饰

1. 铜矛 M63:18 2. 铜矛 M63:24 3. 铜矛 M63:23 4. 铜镞 M63:20 5. 石雕佩饰 M63:29 6. 铜铃 M63:33

“族徽”的字，其实都是与世袭职官或职业相关的职官名称。有玉、吕、贾、箝、戊等。

1. 玉

戚家庄 M235 铜器铭文中的“玉”，是玉柄形器最具象的象形字，乃“玉”字之初文。也是目前所见唯一作为族徽或职官名的“玉”字。

殷墟甲骨文^[5]和金文^[6]中虽然都发现有玉字，但基本上皆与族徽和职官无关。

甲骨文𠄎、𠄏、𠄐、𠄑、𠄒、𠄓，学者多释作“玉”字；王国维考订为“珏”字，说：“珏字，殷墟卜辞作𠄓、作𠄒，或作𠄑，金文亦作𠄓（《乙亥簋》云：玉十𠄓），皆古珏字也”^[7]。姚萱认为甲骨文𠄓、𠄔同为玉字，乃一字之异体”^[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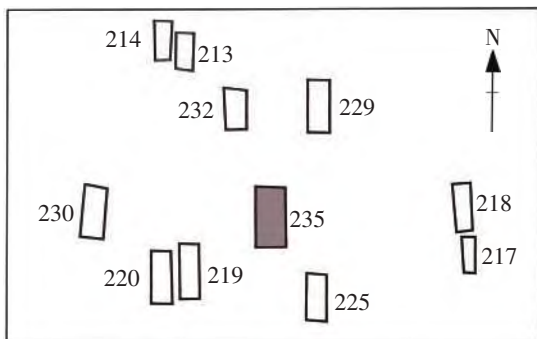
商代铜器铭文中也见有玉字。

《乙亥簋》铭文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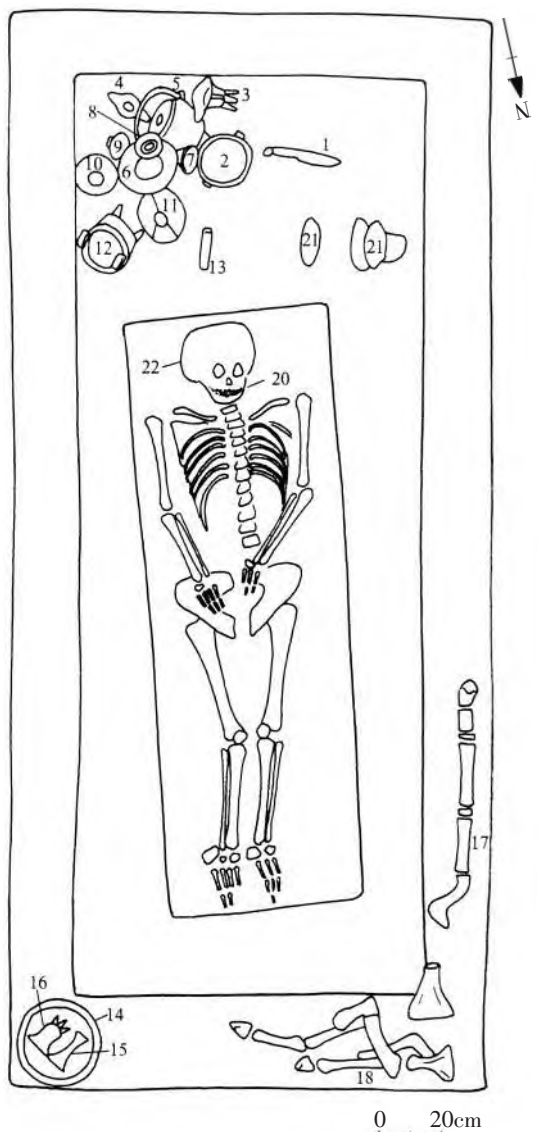
“乙亥，王赐𠄎斲王（玉）十𠄓（珏）、章（璋）一，用作祖丁彝。亚舟。”（《集成》3940）

商代甲骨文和金文常见之玉字，同“玉”已有一些距离。这是由于玉字用指器物时，因书写背景、工具和方式不同，书体发生变化，笔画简化，字体抽象化。但作为传承已久的一种“徽号”，“玉”得以原貌流传。联系到戚家庄遗址是制玉手工业作坊遗址、制玉手工业家族墓地，推定“玉”是与制玉有关的族徽或职官名，是合理的。

其实，玉字与吕、吕、II 皆有关联。即吕字所从之吕，即吕之省，吕又省变为 II。则玉与吕、吕实有渊源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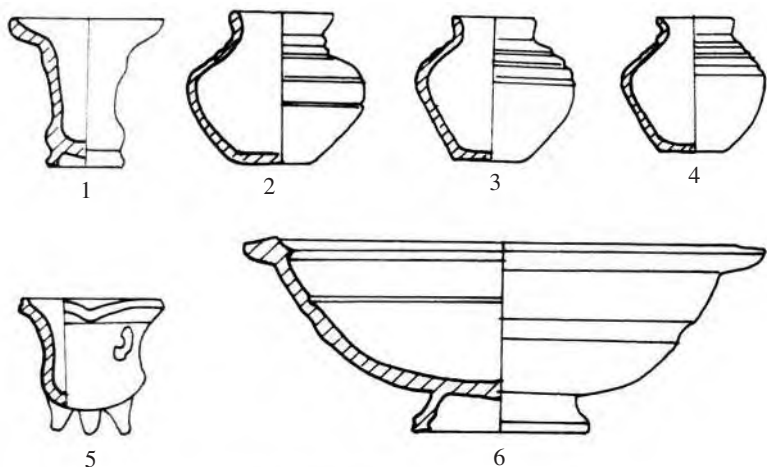


图六 M235 组墓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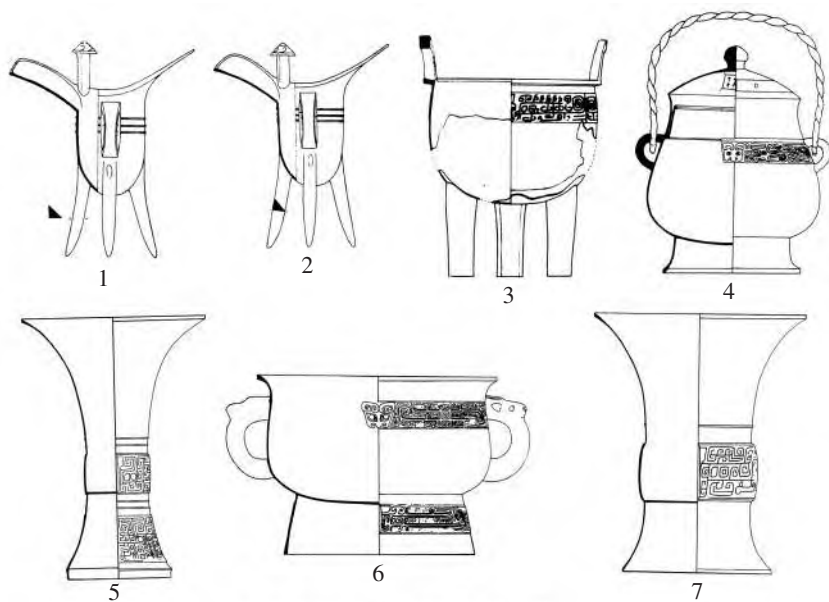
图七 M235 平面图

1. 铜刀 2. 铜簋 3-4. 铜爵 5. 铜卣 6. 铜尊 7-9. 陶罐 10-11. 铜觚 12. 铜鼎 13. 铜鬲 14. 陶盘 15. 陶觚（置放陶盘内） 16. 陶爵（置放陶盘内） 17. 牛腿骨（1条） 18. 羊腿骨（2条） 19. 铜铃（填土中狗架处） 20. 玉饰（珩） 21. 蚌（未取） 22. 石钻扶手（头骨下）



图八 M235随葬陶器

1. 觚 M235:15 2. 罐 M235:7 3. 罐 M235:8 4. 罐 M235:9 5. 爵 M235:16 6. 盘 M235:14



图九 M235随葬青铜礼器

1. 爵 M235:3 2. 爵 M235:4 3. 鼎 M235:12 4. 卣 M235:5 5. 觚 M235:10 6. 簋 M235:2 7. 尊 M235:6

2. 卣、卣

殷墟卜辞一期见有卣、卣:

癸亥乞自孛 卣 《合》3054白

癸亥旬乞自孛十屯 卣 《合》9410白

……乞自…… 卣 《合》9453

奠示十屯一屯 卣 《合》6445白

壬午邑示八屯 卣 《合》17558白

甲戌卜，旁贞：攸侯令其卣舌曰若之 五月 《合》5760正

据上辞可见，卣、卣乃一字之异体。辞尾署名

卣的卜辞还有多例，可证卣为武丁时期贞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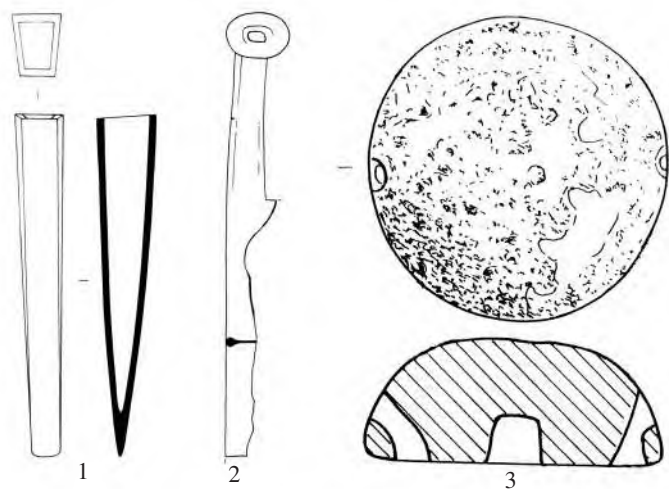
丁山谓：“卣字或省为卣”^[9]。徐中舒说：贞人卣与贞人卣同在一版，疑二字同^[10]。饶宗颐说：卜人有名卣者，其异体有卣、卣、卣及卣等形，“象置二玉于器中。卣变而为卣，可知其即珣字”^[11]。近来又有学者申论卣、卣为一字异体说^[12]。

商金文见有卣。

殷墟王裕口商墓M103随葬铜印章M103:32印文(图一四)、铜鼎M103:2铭文均为“卣”，铜鼎M103:10铭文为“卣”，铜爵M103:5铭文为“卣”；M94随葬铜鼎M94:78、弓形器M94:54的铭文也是“卣”^[13]。(图一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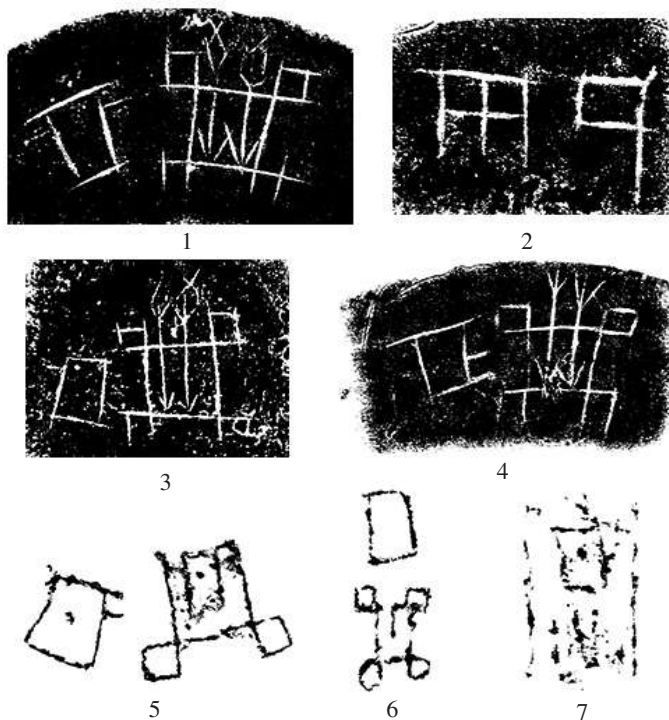
M103，长方形竖穴土圻墓，墓圻长3.25米，宽1.83米，一棺一椁，墓主人男性，30岁，殉人9，殉狗3、牛腿1、羊腿1，随葬铜爵2、觚2、鼎2、壘1、壶1、簋1、戈2、鏃1、戣1、戣1、刀1、铍1、圆形器1、印章1，陶觚1、爵1、簋1、盆1、罐1、鬲2、壘6，玉人1、觶形器1、虎形刻刀1、章1、串珠3，镶嵌绿松石(10多片)金饰1，磨石1，骨管1，螺1。属殷墟文化第二期。

M94，带有一条墓道的甲字形墓，墓室长3.9米，宽2.6米，一椁二棺，殉人2、殉狗4。随葬铜觚、爵、鼎、尊、斗、钺、斧、刀、凿、策、秘帽、尺状器各1、戈33、矛3、弓形器2、戣15、铃6，陶器觚、爵、鬲各1，玉环、管饰件各1、戈2，石钺1，磨石3，石子35，蚌镰2，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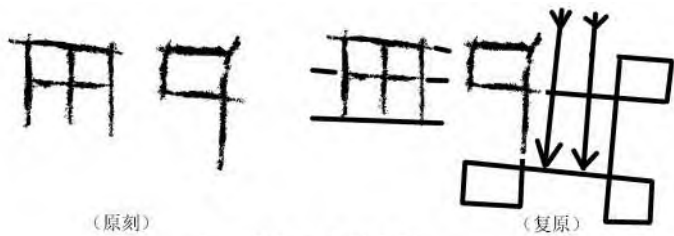
图一〇 M235随葬工具

1. 铜凿 M235:13 2. 铜刀 M235:1 3. 石钻砣



图一一 M63铜器铭文拓片

1. 觚 M63:12 2. 鼎 M63:11 3. 簋 M63:17 4. 罍 M63:15 5. 觚 M63:10
6. 爵 M63:16 7. 爵 M63:13



图一二 M63铜鼎铭文残文复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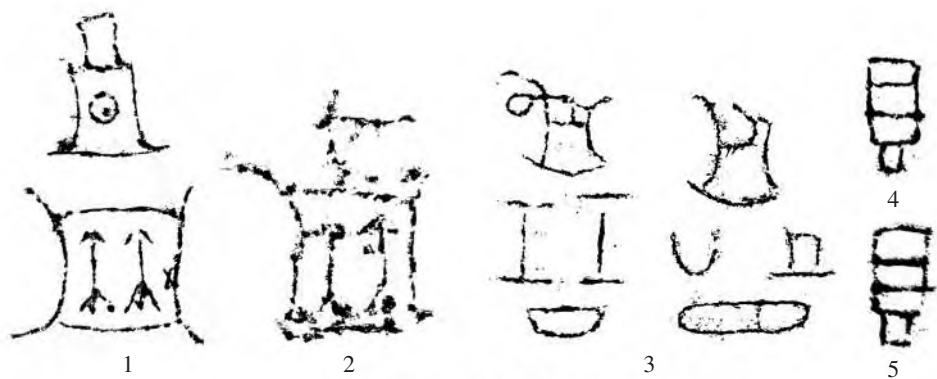
1. 属殷墟文化第三期。

这两座墓葬中，M94虽然带有墓道，但只享有一套铜礼器，殉葬2人。M103则享有2套铜礼器，殉葬9人。大体上属于相同等级墓葬，皆可归为中级墓，死者应为中下等贵族。发掘者认为墓主人极有可能就是卜辞所见贞人𠄎^[14]。刘一曼又进一步申述此二墓是“贞人墓”，指出𠄎是第一期卜辞贞人，在占卜机构起着重要作用。M103为殷墟二期墓葬，年代正与第一期卜辞年代相合。M94属殷墟三期，其墓主人已非商王近臣、只是𠄎族卜人^[15]。从随葬大量青铜兵器看，M94主人虽是𠄎族人，其身份与M103主人有所不同，可能是武士。

还有一件传世殷墟二期𠄎鼎，铭文也是𠄎（写作𠄎）（《集成》1224）。因其出土情况不明，无法据以判断器主身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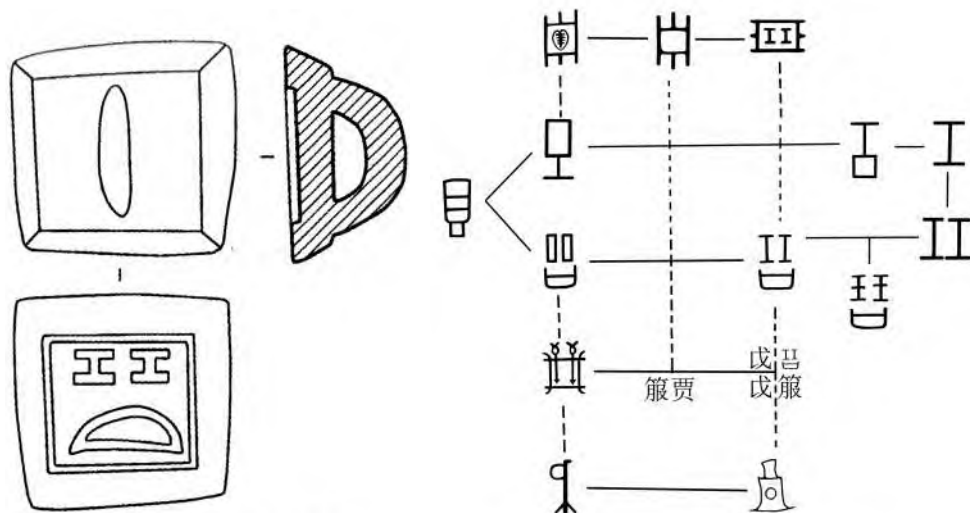
戚家庄 M235 为殷墟四期偏早（约帝乙时期），年代晚于王裕口 M94，比王裕口 M130 更晚。按一期卜辞之𠄎，与殷墟二期铜器铭文之𠄎，时代基本相同，皆武丁时期。戚家庄 M235 铜器已是帝乙时期，此时𠄎已不见于卜辞中，是知𠄎已远离了商王。此时的𠄎，虽然继承了祖先的名号，但没有了祖先的地位。从𠄎见于分属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青铜器可知，𠄎并非某人私名，而应是某族的族名，其历代族长均可袭用这个名号，或凡具一定身份之族人皆可使用。

笔者认为，殷商文字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其间存在合理逻辑关系，即𠄎、𠄎应是与制玉相关的职官名。据卜辞记载，商王朝有工官名“司工”（《合集》32967、5628），所谓“司工”就是主管手工业的官员。按商代从口之字，往往有表达以口言职司的意思，具管理之义，如“司”“君”等字。因此，𠄎字也应包含某种职司之意，即玉石手工业管理。易言




图一三 M235青铜礼器铭文拓片

1. 卣M235:5 2. 觚M235:10 3. 尊M235:6 4. 爵M235:3 5. 爵M235:4















图一四 M103铜印章



图一六 戚家庄铜器铭文文字类型学分析图


之，族是擅长玉石手工业生产的族群。(图一六)

3. 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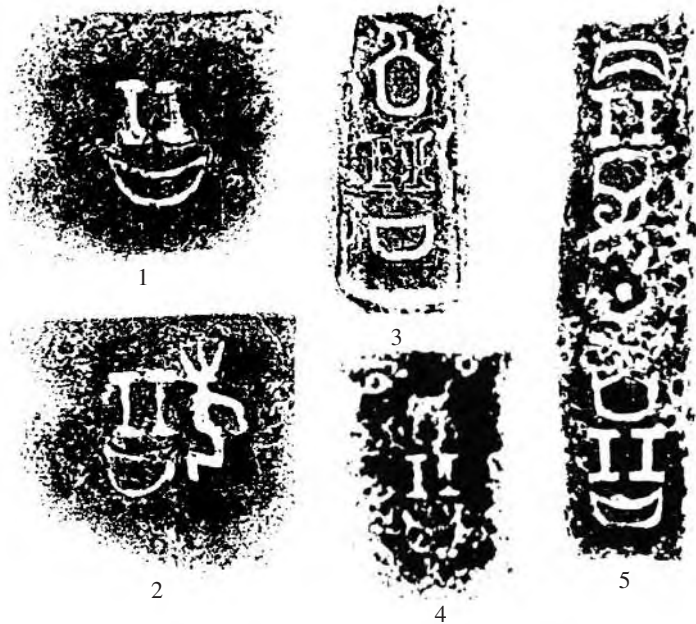
殷墟卜辞中有“贾”，字有多种书体。可分为二型6式^[16]。

A型，从从贝，I式作（《合》671反、672正），贝在中；II式作（《合》28089正，28195），贝在下；III式作（《合》4705，《英》616），贝字分拆后置于两侧。B型，I式作；II式将横置作（《屯》2522）；III式增一横于内作

（《合》4818，《屯补》16等），或增一竖于内作（《屯》45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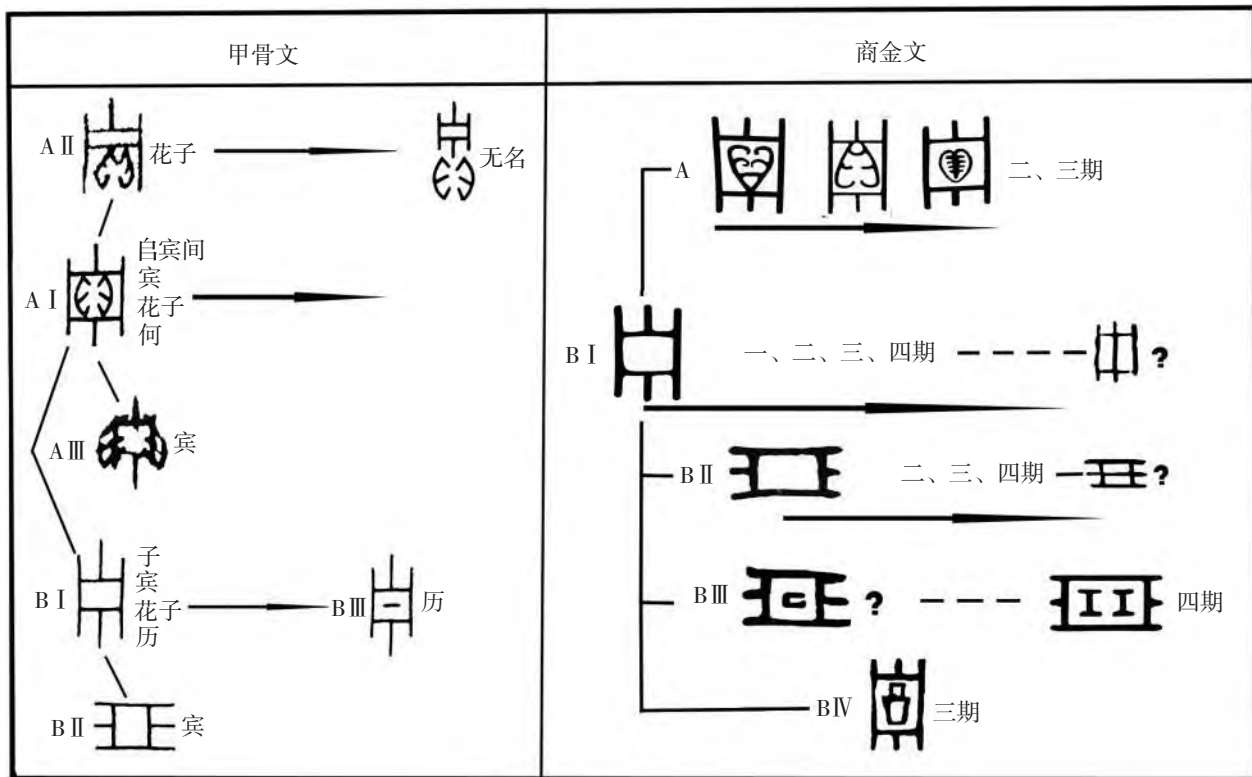
A、B型贾字，大致是同时并用的，但其不同式别之产生、流行年代不同。现有资料显示，A型I式出现最早，可视为甲骨文“贾”字之初文。各型式贾字之间的演化关系：B型从A型简化而来；A II、A III均从A I变来，构件相同但位置不同，不影响字义表达；B II从B I变来，即竖体变横体；B III在B I基础上填一横或一竖，表达有内容物。

按卜辞记载，商王非常关心A贾祸福，曾卜问“贾有祸”“贾无祸”（《合》672正、4691正），“贾受祐”（《合》4692），“贾步若”（《合》4705），还有卜辞“王贾”连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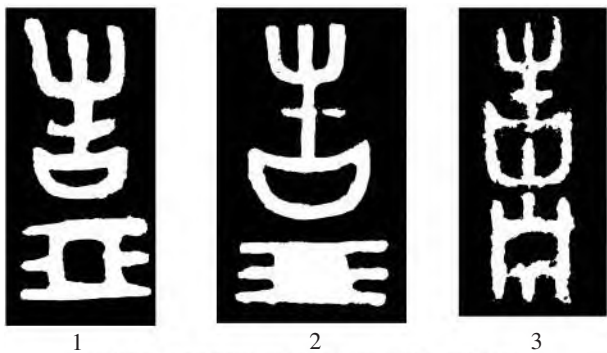


图一五 M94M103铜器铭文拓片

1、2. 鼎M103:2、10 3. 爵M103:5 4. 鼎M94:78 5. 弓形器M94:54



图一七 殷商贾字类型分析图



图一八 殷墟西区商墓铜器“贾”字铭文拓片

1. 爵 M1118:3 2. 鼎 M1118:1 3. 觚 M907:1

(《合》777反、1090、1091),可知贾为商王近臣。B贾也是商王近臣,曾向商王入贡(《合》6647反),受王命行事(《合》15410、4525、4708、7061正),经常参与祭祀活动,祭祀上甲(《合》32113、32115、32115,《屯》4460、4460)、大乙(《屯》3567,《英》2400)、伊尹(《屯》3567)、父乙(《屯》4366)。商王关注其“无祸”(《屯》2522)、“无戢”(《合》20279)、“王禹”(《合》13569)。

B贾见于一、三、四期卜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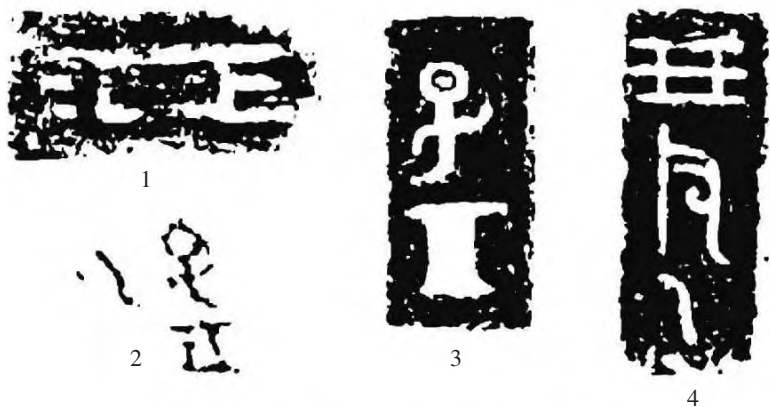
A贾一般是单字,罕见词组,执事以向商王

进献甲骨为主。B贾则常见二字或三字词组,且有“多贾”,执事多与祭祀活动有关。可见,A、B贾身份类似,皆属商王近臣,直接受命于王。就卜辞辞条看其职司,A贾主贡纳(多见贡纳甲骨),B贾主祭祀(主管祭品)。

商代铜器铭文也见有“贾”,字作多种书体,且与甲骨文一样也分为A、B两型,分别与甲骨文A、B型基本相同。金文A型只有1式,与甲骨文A I式相同。B型有4式,I式即甲骨文B I式,有的中间两竖画连通;B II即甲骨文B II,有的中间两横画连通;B III式在口内有内容物,有的为小方框,所指应该是玉;有的有II字,II即珏之省,则B III从玉^[17]口。B IV口内有酉字,从酉(酒)。(图一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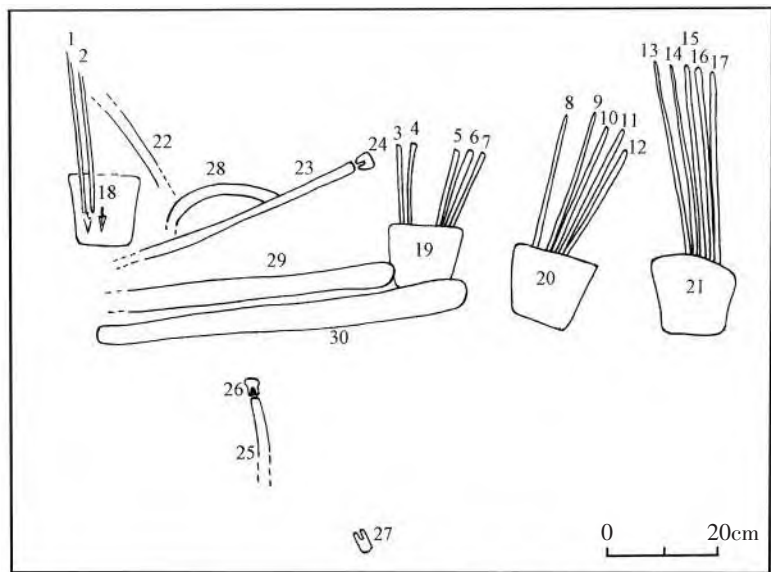
殷墟西区M1118出土铜鼎、爵铭文“告贾”中,口一为竖式空心、一为横式实心,是知卣与口为同字^[18]。

铜器铭文中关于“贾”字的运用也有规律:凡是A贾,一般都是单字出现,应该是职官名。B贾则一般是二字成组(单字仅见6例),如乡贾42例,矢贾9例,告贾7例,觥贾4例,贾美2



图一九 殷墟刘家庄商墓铜器铭文拓片

1. 觚 M2:1 2. 觯 M1:20 3. 爵 M1:19 4. 爵 M2:2



图二〇 安钢M28随葬箠和弓矢

1-17. 箭 18-21. 箠 22、23、25. 弓 24、26、27. 弓弭 28-30. 木杆

例，鸟贾 2 例，贾协、贾尹、贾朋、贾戈、贾启、贾章、蚺贾、𠄎贾、𠄎贾、𠄎贾等各 1 例^[19]。与𠄎组合之字有的在𠄎内，有的在𠄎外，意义相同。

金文中 A 贾以𠄎、贝为构形主体，意指主管货币事务。而 B 贾中，有从玉者，有从酉者，其职司与财物相关。再从与 B 贾组词的字词看，应该是指其具体职司，乡乃宴飨，当指宴饮所需器具食品；矢乃矢簇；箠为箭箠；戈为礼器或兵器；𠄎是双手捧囊，意指宝物，非贝即玉；𠄎为手捧玉戈，奉圭也；蚺也是奉圭而祭献之象形；美、告则可能是礼冠或冠饰用字。就是说，

B 贾职司比较复杂，包括了若干种事务。总之，是掌管各种物资财产的官员。至于“贾尹”或即贾之长官。金文“乡贾”，见于殷墟二至四期，由此可知乡非私名而是职官名。“贾矢”“告贾”见于三、四期，矢、告为人名的可能性也不大。当然，“贾某”之某也确有人名者，但少见。

因此说，卜辞和铜铭中繁多的所谓“贾某”（或“某贾”）组合同的真正含义，应该是贾属职官名，即贾下属的分管各种具体事务的职官。“箠贾”就是负责“箠”生产流通的贾属职官。

殷墟西区 M1118，墓圻长 2.95 米，宽 1.25 米，随葬陶盘 1，铜觚 1、爵 1、鼎 1、矛 1、铃 1、戈 2。属殷墟文化第四期。其铜鼎 M1118:1 和铜爵 M1118:3，皆有铭文“告贾”。（图一八）依其墓圻规模和随葬品种类与数量，只是殷墟最低级别的青铜礼器墓^[20]。墓主人应是小贵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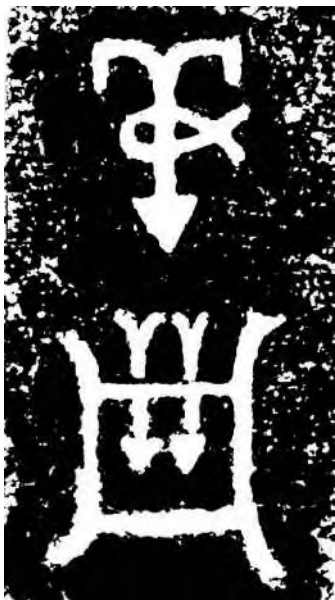
殷墟刘家庄 M2 被盗扰，仅出土铜觚、爵各 1 件。属殷墟文化第四期。M2:1 觚铭文“贾(𠄎)”，M2:2 爵铭文“贾父乙”。（图一九）属小贵族墓^[21]。

戚家庄 M63 铜铭有“箠贾”，表明其墓主人承袭了贾属箠官之官名。但以其墓葬等级看，社会地位已降至不可能直属商王。

4. 箠

或释箭，本是器物名，木质，方匣状，内装有箭。1958 年在小屯西地 M239 中发现 1 件^[22]，2004 年在安钢 M28 中发现 4 件^[23]。（图二〇）

箠见于卜辞 1—4 期，为贞人职官名：
癸丑卜，箠贞：…… 《合》3902 正
戊申，邑示一屯。箠 《英》427



图二一 殷墟梯家口 M3 铜鼎铭文

……**𠄎**多箴
 …… 《合》5803
 …… 贞：勿
𠄎多箴《合》5802
 贞：王勿**𠄎**
 鬯箴牧子在**𠄎**
 《合》11400
 箴受年。
 告《合》9741 正
 贞：箴**𠄎**骨凡
 有疾《合》13884
 丁亥卜，**𠄎**
 贞：昔乙酉箴旋禦
 ……丁大甲祖乙百
 鬯百羌，卯三百
 [宰]《合》301

贞：昔乙酉箴旋禦 [祖] 乙百鬯百羌，卯三百宰 《合》302

……箴旋有疾，王…… 《合》34076

乙酉……箴**旋**无**𠄎** 屯 917

乙酉卜，禦箴**旋**于妇好……犬 《屯》917

……乙未，箴韦**𠄎**在**𠄎**。十月 《合》3755

卜辞一期时箴为商王近臣，为贞人。箴有“多箴”，可证并非个人私名而是职官名。箴后之字如韦、**旋**、**旋**等，可能是箴之私名。

商金文见有涉箴铭文约 50 例，包括箴 17 例，箴贾 4，戊箴 7，戚箴 1，其他皆为“某箴”（或写作“箴某”）。其年代从殷墟二期延续至四期，可见承袭这个职官名号者甚多。

殷墟四期铜器箴亚作父癸角铭文曰“丙申，王赐箴亚琥奚贝，在**𠄎**，用作父癸彝”（《集成》9102），箴有亚爵，可知箴乃职官，地位较高。

殷墟梯家口 M3 铜鼎（M3:2）铭文有“羊箴”二字^[24]。（图二一）该墓墓圻长 3.4 米，宽 1.9 米，随葬铜器有觚、爵、鼎、戈、柶帽。属殷墟文化第三期。小贵族墓。

戚家庄 M63 铜器虽有“贾箴”铭文，但其身份较低。

5. 戊

戊见于殷墟卜辞和铜器铭文。

一期卜辞中，见有戊与征伐相关的数十辞条，主要涉及**𠄎**方、**𠄎**方、土方、羌方等外敌，其与商王关系密切：

壬辰卜，**𠄎**贞：戊其**𠄎**𠄎方 《合》6566 正

贞：戊**𠄎** 《合》7689、7690

贞：戊其**𠄎** 《合》7698

呼戊弘**𠄎** 《合》7687

贞：戊弗其伐**𠄎**方 《合》6376

甲寅卜，□贞：戊其获征土方 《合》6352

戊获羌 《合》172、173、176、177

贞：戊不其获羌 《合》174、176、177

贞：戊其呼来 《合》4179

乙亥卜，永贞：令戊来归 三月 《合》4268

戊其来？戊不其来？ 《合》4280

丙申卜，争贞：戊有石一囊，其**𠄎**？
 《合》7694

武丁以后戊忽然沉寂，一度从卜辞中消失。但三、四、五期卜辞中又有踪迹，却绝无从前的活跃度了：

其戊幼孟田惟**𠄎**用 《屯》2291

王其戊……擒。吉 《合》28838

……巳卜……戊方……惟小宰。大吉
 《合》29648

辛酉卜，在入戊有**𠄎** 《屯附》12

乙卯卜，贞：**𠄎**方其**𠄎**我戊 《屯》2260

……在贞：祖甲升……戊升若我受……
 《合》35913

可以认为，戊不是某人私名，而是某族之“氏”，其族尹可以世袭其氏名。

“戊箴”铜器有戊箴觚、戊箴祖乙卣等。此外，钺箴**𠄎**辰卣、箴钺父癸甗之钺作**𠄎**，钺箴**𠄎**父辛卣之钺作**𠄎**，皆戊之异体字，即装柶之钺。“戊”器之年代自殷墟二期至四期皆见，器类包括觚、爵、角、斝、卣、尊、壶、觥、盃、鼎、簋、甗、盘、盂、戈。有三期铜觥铭文作“琒（戚）箴”，琒为有扉玉钺之象形。可知，其戊、钺、琒，词性相同，不可能为某人私名，而应该

为“氏”名，氏族之长世袭此名，系“箠”官属下之官。

殷墟刘家庄M1爵M1:10有铭文“子戊”，铜觯M1:20铭文“子戊乙”。该墓墓坑长3.3米，宽1.5米，单棺，随葬铜觚、爵、觯、卣、戈、矛各1件。属于最低等级青铜礼器墓，死者属戊族。属殷墟文化第四期^[25]。（图一九）

总之，卜辞和铜铭资料皆表明，戊是箠之属官，乃世袭职官名称。戚家庄M63铜器铭文既有“贾箠”又有“戊箠”，其身份较复杂。

（二）职官分析

综上所述，戚家庄铜器铭文所见玉、贾、卣、箠、戊，皆属手工业职官名或族名。其中玉、卣、贾与制玉手工业直接相关；箠（含矢）为骨蚌皮革竹木手工业范畴，与制玉同属“刮摩之工”；钺为铜兵器，在完成铜钺首铸造后，还需配制木秘，高级产品还要装嵌绿松石等，故“戊”也可以与制玉发生关联。




上述职官，显然可以世袭。

《周礼·考工记》曰：“刮摩之工玉、柳、雕、矢、磬”，郑注：“事官之属六十，此识其五材三十工，略记其事耳。其曰某人者，以其事名官也；其曰某氏者，官有世功，若族有世业，以氏名官者也。”贾疏：“云其曰某人者，以其事名官也者，匠人梓人鞞人鲍人之类是也，此等直指事上为名也；云其曰某氏者，其义有二：一者官有世功则以官为氏，若韦氏裘氏冶氏之类是也。二者族有世业以氏名官，若鳧氏棗氏之等是也。”




按《考工记》注、疏所说，世袭的职官，可分为两种类型——其一，以事名官；其二，以氏名官。所谓“以事名官”，即“族有世业”而以其职业为官名；以氏名官，即本族“官有世功则以氏名官”，本族人世袭某职官且业绩良好，便可将本族名作为职官名。其实，这两种职官命名法，相互间可以转换，即因果对调。






因此，《考工记》之“玉人”，便是“以事名官”。戚家庄M235之“卣”，就是“玉人”职官徽号，制玉手工业为其“族业”、“世业”。

“玉人”功业显著，便产生了专门表示制玉手工业管理的职官名卣、卣。卣从卣从口，卣即双卣之省变，工工则是卣之省变。加从口，表具管理职能之义。至于卣一度跻身“贞人”，可能是本职工作十分出色且通晓文字而擢升至商王身旁。

因为世代制玉，熟悉玉器之生产和商务，因此获得了负责玉器商务管理之职官“贾”。商金文有“贾”字写作，从从，应该就是专门负责玉器商务之官。

箠为皮革竹木之工。玉工家族中有“箠”官，证实这两种手工业确有关联。

《周礼·考工记》：“国有六职，百工居其一焉”，“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卜辞习惯用词“工典”中，工字写作（《合》22675）、（《合》24387）、（《合》36489），可知工字有三种书体。商时“工”有“多工”（《合》11484正、19433）、“百工”（《屯》2525）、“宗工”（《合》19、20）之分，有“司工”（《合》5628正）、“尹工”（《合》5623、5624、5625）、“执工”（《屯》2148）之职事。工为商代重要的社会职能种类。

如果推测殷商“工”字演化路线为————无误，则当时应有百工之中“玉工”为首之观念。这种意识，大概是从新石器时代以来形成的习惯认知，当初铸铜业尚未出现，最复杂、最重要的手工业便是制玉。

（三）墓主身份

M63随葬铜器礼器10件，7件有铭文。其中3件为铸铭，4件是刻铭。无论铸铭还是刻铭，均显潦草。“戊箠”铸铭皆有缺笔，鼎铭“贾箠”甚至出现错误半途而废。成对器物（鼎、爵）只有1器有铭文。铜礼器铸造粗糙，缺乏应有花纹。铜兵器多数轻薄，属于冥器。没有精美玉器。据此推测，墓主人铸造这组铜器时，财力有限，且只有“戊箠”职官名号，后来才新添“贾箠”名号。墓主人生前，可能担任的是与箠有关的生产管理和流通之职官。

墓中出现一组铜兵器，似说明墓主人具有武士身份，可能是亦工亦兵，且因武功而增获“贾

簠”爵号。

M235随葬有铜削刀、铜凿以及石钻砣等生产工具,说明死者应是工匠出身。随葬青铜器铭文有三种之多,使得分析其职官更具复杂性^[26]。

笔者认为,当同组铜器铭文不一致时,我们首选以爵觚铭文为主认知墓主人身份,因为觚爵是最基本的铜礼器组合。那么,玉、 𠄎 就是该族原本的族氏,簠、戍则为拓展的族氏。至于玉、 𠄎 族如何与簠、戍族产生关系,可能应该从当时的生产关系中寻找。按商代簠以竹木皮革为原料,簠与箭(矢)为配套产品,制矢与制玉同属“刮摩之工”,而殷墟制玉作坊往往有制骨、蚌、角器遗存伴出,可见“玉”与“簠”本是相似甚至相同工种,一族可同时从事玉、簠生产。至于戍的生产,应分属铸铜、竹木和玉石手工业,即戍头为青铜冶铸件,戍秘则是竹木制成,高级铜钺往往镶嵌绿松石为饰,因此,戍便融入了玉、簠行业。

似可认为,M235墓主人出身制玉世家,为高级工匠。其先祖担任 𠄎 、簠职官,与铸铜家族戍族联姻或拓展生产业务领域而有戍氏。

四 相关问题

从戚家庄商代族墓地考古资料,可以发现一些商代社会现象。兹举三例。

第一,社会等级区分方式。

M63、M235属于贵族,应无异议。但这类贵族又确实出身于平民家族(家庭)。

与M63同组的M56、M58、M60、M66、M69诸墓,皆为小型土圜墓,墓圜长2.5米以内,单棺,其中M69无随葬品,其他墓随葬容器只有陶器。但3座墓中有多件玉器、蚌器,M58的18枚蚌帽饰、14枚货贝,是一笔小财富。M56随葬3件玉饰、M60随葬3件玉饰、2枚货贝,除表明其与制玉业相关外,也说明并非赤贫。但M66只有3件陶器(冥器),M60更是空无一物,其贫穷程度可见一斑。这组墓葬聚拢一起、方向一致,应是同一家族成员。

与M235同组的M225、M229、M232、M213、M214、M217、M218、M219、M220、M230等10座墓,方向一致,距离相近,应是同一家族。这些墓葬均属小型墓,单棺,多无腰坑,只有4墓随葬陶容器,4座墓中有玉饰件,4座墓中有货贝(1-2枚,最多6枚)。有2座墓无随葬品,其中1座为儿童墓。墓主人喜用小件玉饰,拥有几枚货贝,可能是稍有积蓄的玉工。

可见,M63、M235所在家族内部,人们是有贫富贵贱之分的。M63、M235墓主人虽享有青铜礼器,却并无余钱(货贝);M58墓主人纵有14枚货贝,在当时足以用作铸造1件铜器,却也只能用陶器随葬。还有人身无分文不能享受哪怕一件陶器。

可见,商代尚未出现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族群性“贵族”与“贱民”,人们的“贵贱”——社会地位的高低,在本族内就可分出层级。即使是王族,内部也有贵贱之分。

第二,职官世袭与以官为氏。

对于从武丁时期即已存在且活跃在武丁身旁的职官,到帝乙、帝辛时期,旧时的职官名称虽然被其后人承袭,但其社会地位已经滑落到小贵族级别,绝无从前的荣耀与高贵。因此,这种职官名号的世袭,并非官职的真实传承,而应是“以官为氏”,将前辈的职官名作为族氏使用了。

第三,藏兵于民,兵民一体。

在殷墟,从未发现专门的武士墓地。随葬兵器的武士墓,皆散见于各处族墓地中。制玉、制骨、铸铜等各行各业中,都有部分人同时承担着武士的角色。易言之,各个族群,均有自己的武装力量,维护本族安全。同时也听从商王调遣,参加对外征伐。戚家庄M63墓主人可能就是亦工亦兵。

[1] 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 安阳殷墟戚家庄商代墓地发掘报告[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5. 本文关于戚家庄考古资料, 均取自该书。

[2] 曹芳芳. 殷墟戚家庄东墓地墓主身份辨识[J]. 考古, 2021(4); 杜金鹏. 殷墟戚家庄商代制玉手工业遗存及

- 相关问题 [J]. 中原文物, 2022 (2).
- [3] 发掘报告说有铭铜器8件, 但公布的铭文只有7件, 爵M63:13亦无铭。
- [4] 杜金鹏. 商代玉字新探 [J]. 中原文物, 2021 (3).
- [5] 本文引用殷墟甲骨文资料, 著录书名皆用简称: 《合》指郭沫若主编. 甲骨文合集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1982; 《屯》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小屯南地甲骨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花》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 [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3.
- [6] 本文引用商金文资料, 《集成》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殷周金文集成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商金》指严志斌编著. 商金文编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 [7] 王国维. 观堂集林·说珏册 [M]. 北京: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3: 76.
- [8] 何景成编撰. 甲骨文字诂林补编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7: 808-810.
- [9] [11] 于省吾主编. 甲骨文字诂林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6: 756.
- [10] 徐中舒主编. 甲骨文字典 [M]. 成都: 四川辞书出版社, 2014: 104-105.
- [12] 李凤英. 甲骨文“𠄎”字考论 [M] // 甲骨文与殷商史 (新八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李发. 说“𠄎”与“𠄎” [M] // 甲骨文与殷商史 (新十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0.
-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 河南安阳市殷墟王裕口村南地2009年发掘简报 [J]. 考古, 2012 (12).
- [14] 何毓灵. 论殷墟新发现的两座“甲骨贞人”墓 [M] // 甲骨文与殷商史 (新三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 [15] 刘一曼. 殷墟考古与甲骨学研究 [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9: 412-422.
- [16] 杜金鹏. 试论商“贾” [J]. 待刊。
- [17] 商代玉字之初形, 就是柄形玉器, 简化为长方框, 又演化为工字形。杜金鹏. 商代“玉”字新探 [J]. 中原文物, 2021 (3).
-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 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 [J]. 考古学报, 1979 (1).
- [19] 严志斌. 商代铜器铭文研究·商代青铜器铭文总表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
- [20] 殷墟西区M907随葬铜礼器9件, 其中铜觚M907:1铭文为“告贾”。该墓应与M1118属同一等级而稍高, 即为一套青铜礼器墓, “告贾”觚应是因某种特殊原因来自M1118 (M1118三件铜礼器中唯独铜觚无铭文)。
- [21] [25] 安阳市文物工作队. 1983—1986年安阳刘家庄殷代墓葬发掘报告 [J]. 华夏考古, 1997 (2).
- [2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殷墟发掘报告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7: 248, 图版六二: 5.
- [23] 岳占伟, 岳洪彬. 殷墟出土骨叉形器功能考 [M] // 三代考古 (第4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1.
- [24] 安阳市文物工作队, 安阳市博物馆. 安阳市梯家口村殷墓的发掘 [J]. 华夏考古, 1992 (1).
- [26] 发掘者也曾思考“三种铭文哪一种应该是墓主人的族氏名称”问题, 认定“只有‘钺簋’才能代表该墓主的族氏名称”。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 安阳殷墟戚家庄商代墓地发掘报告 [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5: 204.

(责任编辑: 向 祎)